

通志壹經解

0712
1411
51



四〇七12
卷 51

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說卷第十二

繫辭上傳

易有君子之道四至精至變則合做兩箇是它裏面

各有這箇

晁淵錄

問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言是取其
言以明理斷事如論語上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之類否曰是

劉礪問以制器者尚其象曰這都難說蓋取諸離字
便是一箇半間半界底字如取諸離益不是先有
見乎離而後為網罟先有見乎益而後為耒耜之
屬聖人亦只是見魚鼈之屬欲有以取之遂做一



箇物事去攔截他欲得耕種見地上硬遂做一箇物事去剔起他却合於離之象合於益之意又曰有取其象者有取其意者

葉賀孫錄

問以卜筮者尚其占卜用龜亦使易占否先生曰不用只是文勢如此

林學蒙錄

問以言者尚其辭及云以動以制器以卜筮這以字是指以易而言否先生曰然又問辭占是一類動制器是一類所以下文至精分辭占說至變合變象說先生曰然占與辭是一類者曉得辭方能知得占若與人說話曉得它言語才見它胸中底蘊變是事之始象是事之已形者故亦是一類也

林學蒙錄

問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答曰此是說君子作事問於蓍龜言是命龜受命如響龜受命也

周謨錄

問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曰此是說君子作事問於蓍龜也問焉以言人以著問易求其卦爻之辭而以之發言處事受命如響則易受人之命如響之應聲以決未來吉凶也

金去偽錄

問焉而以言曰若以上下文義推之而以言即是命筮之辭古人亦大段重命筮之辭但而以言三字義則拗若作以易之言如所謂不恒其德或承之

四百十三
差 不占只是以其言言又於上下文不順

參以三數之也伍以五數之也如云什五其民如啻
或相什伯非直為三與五而已也蓋紀數之法以
三數之則遇五而齊以五數之則遇三而會故荀
子曰窺敵制變欲伍以參注引韓子曰省同異之
言以知朋黨之分偶三五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又
曰參之以比物五之以合三而漢書趙廣漢傳亦
云參伍其賈以類相準皆其義也易所謂參伍以
變者蓋言或以三數而變之或以伍數而變之前
後多寡更相反復以不齊而要其齊如河圖洛書
大衍之數伏羲文王之卦曆象之日月五星章節

紀元是皆各為一法不相依附而不害其相通也
綜宗之義沙隨得之然錯綜自是兩事錯者雜而
互之也綜者條而理之也參伍錯綜又各是一事
參伍所以通之其治之也簡而疏錯綜所以極之
其治之也繁而密

問參伍以變錯綜其數曰荀子說參伍處楊倞解之
為詳漢書所謂欲問馬先問牛參伍之以得其實
綜如織綜之綜大抵陰陽奇耦變化無窮天下之
事不出諸此成天地之文者若卦爻之陳列變態
者是也定天下之象者物象皆有定理足以經綸
天下之事也

萬人傑錄

參伍是相牽連之意如參要做伍須用添二五要做
 六須着添一做三須着減二錯綜是兩樣錯是往
 來交錯之義綜如織底綜一箇上去一箇下來陽
 上去做陰陰下來做陽如綜相似

曼淵錄

問參伍以變先生云既三以數之又伍以數之譬之
 三十錢以三數之看得幾箇三了又以五數之看
 得幾箇五兩數參合方可看得箇成數曰也是如
 此或問也不獨是以數筭大槩只是參合底意如
 趙廣漢欲問馬先問牛便只是以彼數來參此數
 否曰是又曰是恁地數了又恁地數又曰是將這
 箇去比那箇又曰若其他數猶可湊三與五兩數

自是參差不齊所以舉以為言又曰這箇是三箇
 將五來比之便是多了兩箇這箇是五箇將三來
 比之便是少了兩箇又曰兵家謂窺敵制變欲伍
 以參今欲覘敵人之事教一人探來恁地說又差
 一箇去探來說得不同便將這兩說相參看是如
 何以求其實所以謂之欲伍以參

或問經緯錯綜之義先生曰錯是往來底綜是上下
 底綜便是織機上底古人下這字極子細但看它
 那單用處都有箇道理如經綸底字綸是兩條絲
 相合各有條理凡用綸處便有倫理底義統字是
 垂一箇物事下來下面有一箇人接着便謂之統

四百卅
但看垂字便可見又曰錯綜其數便只是七八九
六六對八便是東西相錯六上生七為陽九下生
八為陰便是上下為綜又曰古人做易其巧不可
言太陽數九少陰數八少陽數七太陰數六初亦
不知其數如何恁地元來只是十數太陽居一除
了本身便是九箇少陰居二除了本身便是八箇
少陽居三除了本身便是七箇太陰居四除了本
身便是六箇這處古來都不曾有人見得黃義剛錄
參伍以變參字音曹參之參猶言參差底意思譬猶
幾箇物事在這邊逐三數之看是幾箇又逐五數
之看是幾箇又曰若三箇兩是六箇便多了一箇

三箇三是十箇又少一箇三四又是十二箇也
是三箇五方是十五箇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參謂三數之揲著本無二數五
數之法只言交互參考皆有自然之數如三二為
九六十三之類雖不用以揲著而推筭變通未嘗
不用錯者有迭相為用之意綜又有總而挈之
意如織者之綜絲也周謨錄
錯綜其數本義云錯者交而互之一左一右之謂也
問莫是揲著以左揲右右揲左否曰不特此如乾
對坤坎對離自是交錯又問綜者總而挈之莫合
掛扐之數否曰且以七八九六明之六七八九便

是次序然而七是陽六壓它不得便當檢上七生
八八生九九又須檢上便是一低一昂

林學蒙

凡言易者多只是指著卦而言著卦何嘗有思耳
但只是扣着便應無所不通所以為神耳非是別
有至神在著卦之外也

荅呂祖儉

橫渠云一故神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無
不覺不待心使至此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遂通
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也發於心達於氣天地與吾
身共是一團物事所謂鬼神者只是自家氣自家
心下思慮纔動這氣即敷於外自然有所感通
易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乃指著卦而

言之推之天下萬物無一不如此者初不為心而
發而遂不可以言性也五峰議論似此拘滯處多
惜乎不及其時而扣之反復究窮必有至當之論
也

荅呂祖儉

康節云若非前聖開蒙吝幾作人間小丈夫誠哉是
言近讀易傳見得陰陽剛柔一箇道理儘有商量
未易以書見也兩段之疑動靜之說甚佳赤子之
心前書已嘗言之

謂言其體則無賢愚少長之別今
曰赤子之心已是指其用而言之

前此似亦

未理會到此試為思之如何來論謂其言非寂然
不動與未發不同為將動靜做不好說似初無此
意但言不專此而言則兼已發感通之用在其

通志堂

耳今者只如前書推明程子之意則亦不須如此分別費力矣

荅林擇之

不得其正字非謂心有是四者也遺書云易无思无為也此戒去作為也向來欲添非字以今觀之似不必然此意蓋明聖人之所謂無非漠然無所為也特未嘗作為耳只此便是天命流行活潑潑地戒之者非聖人之自戒特以作為為不可耳大抵立言欲寬舒平易

云云○林擇之

易曰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何也曰无思慮也无作為也其寂然者無不感其感通者無時而不

命之

用之一源流行而不息者也疑若不可以時處分矣然於其未發也見其感通之體於已發也見其寂然之用亦各有當而實未嘗分焉故程子曰中者言寂然不動者和者言感而遂通者也然中和以情性言者也寂感以心言者也中和蓋所以為寂感也觀言字者字可以見其微意矣

雜著

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忠也敬也立大本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恕也義也行達道也

荅張欽夫問目

寂感之說甚佳然愚意要從根本上說來言其有此故能如此亦似不可偏廢但為字下不著耳今欲易之云有中和所以能寂感而惟感所以為中

和也如何

同上

范中

夫易何爲者也止以斷天下之疑此言易之書用如此

諸說例蒙印可而未發之旨又其樞要既無異論何
慰如之然比觀舊說却覺無甚綱領因復體察得
見此理須以心爲主而論之則性情之德中和之
妙皆有條而不紊矣然人之一身知覺運用莫非
心之所爲則心者固所以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
之間者也然方其靜也事物未出思慮未萌而一
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是乃心之所以爲體
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

則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是乃心之所
爲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靜也而不能不動也
而必有節焉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貫徹
而體用未始相離者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
無以著此心之妙人雖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
求仁之功蓋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是
以君子之於敬亦無動靜語默而不周其力焉未
發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
敬也又常行於省察之間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
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
也及其察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

靜艮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入也有以主乎靜
中之動是以寂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中之靜
是以感而未嘗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心之
所以周流貫徹而无一息之不仁也然則君子之
所以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在此而已蓋主
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心也仁則心之道而
敬則心之貞也此徹上徹下之道聖學之本統明
乎此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可一言而盡矣熹向
來之說固未及此而來論曲折雖多所發明然於
提綱振領處似亦有未盡又如所謂學者先須察
識端倪之發然後可加存養之功則熹於此能無

范中

疑蓋發處固當察識但人自有未發時此處便合
存養豈可必待發而後察察而後存邪且從初不
曾存養便欲隨事察識切恐浩浩茫茫無下手處
而毫釐之差千里之繆將有不可勝言者此程子
所以每言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人須是學顏
子之學則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其微意亦可見
且如灑掃應對進退此存養之事也不知學者將
先存於此而後察之邪抑將先察識而後存養也以
此觀之則用力之先後判然可覩矣來教又謂動
中涵靜所謂復見天地之心亦所未喻熹前以復
爲靜中之動者蓋觀卦象便自可見而伊川先生

四百三十一
之意似亦如此來教又謂言靜則溺於虛無此固
所當深慮然此二字如佛老之論則誠有此患若
以天理觀之則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
也靜之不能無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得一
動一靜互為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間斷之意則雖
下靜字元非死物至靜之中蓋有動之端焉是乃
所以見天地之心而先王之所以至日閉關蓋當
此之時則安靜以養乎此爾固非違事絕物閉目
兀坐而偏於靜之謂但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
其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而所以察之者益精
明爾伊川先生所謂却於已發之際觀之者正謂

未發則只有存養而已發則方有可觀也周子之
言主靜乃就中正仁義而言以正對中則中為重以
義配仁則仁為本爾非四者之外別有主靜一段
事也來教又謂熹言以靜為本不若遂言以敬為
本此固然也然敬字工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為
本故熹向來輒有是語今若遂易為敬雖若完全
然却不見敬之所施有先有後則亦未得為諦當
也至如來教所謂要須察夫動以見靜之所存靜
以涵動之所本動靜相須體用不離而後為無滲
漏也此數句卓然語意俱到謹以書之座右出入
觀省然上兩句次序似未甚安意謂易而置之乃

有可行之實不審尊意以為如何

答張欽夫

某看來寂然不動衆人皆有是心至感而遂通處獨
聖人能之衆人却不然蓋它雖具此心未發時已
自汨亂了思慮紛擾夢寐顛倒可見若無聖人操
存之道至感發處如何得會如聖人中節

徐寓錄

陳厚之問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曰寂然是體感是用
當其寂然時理固在此必感而後發如仁感為惻
隱未感時只是仁義感為羞惡未感時只是義可
學問胡氏說此多指心作已發曰便是錯了縱使
已發感之體固在所謂動中未嘗不靜如此則流
行發見而常卓然不可移今只指作已發一齊無

本了終日只得奔波急迫大錯了

鄭可學錄

感而遂通感着它卦卦便應它如人來問底善便與
說善來問底惡便與說惡所以先儒說道潔靜精
微這般句說得有些意思

晁淵錄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與窮理盡性以至於
命本是說易不是說人諸家皆是借來就人上說

亦通

李閔祖錄

變化之道莫非神之所為也故知變化之道則知神
之所為矣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所謂變化之道也
觀變玩占可以見其精之至矣玩辭觀象可以見
其變之至矣然非有寂然感通之神則亦何以為

精為變而成變化之道哉此變化之道所以為神之所為也所以極深者以其幾也所以研幾者以其變也極深研幾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以其神也此又覆明上文之意復以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結之也或曰至精至變皆以書言之矣至神之妙亦以書言可乎曰至神之妙固無不在詳攷之文意則實亦以書言之也所謂無思無為寂然不動云者言在冊象在畫著在積而變未形也至於玩辭觀象而揲著以變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矣推而極於天地之大反而驗諸心術之微其一動一靜循環始終之際至神之妙亦如此而已

矣嗚呼此其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歟雜著精變神說
 問聖言其所行智言其所知聖智兩盡孔子是也若伯夷伊尹柳下惠者其力皆足以行聖人之事而其知不逮孔子故惟能於清和任處知之盡行之至而其他容有所未用然亦謂之聖者以其於此三者已臻其極雖使孔子處之亦不過知之有所未周耳知之未周故伯夷於清則中而於任於和未必中也伊尹柳下惠於任於和則中而於清未必中也易大傳論智常與神相配而中庸稱舜亦以大智同之則智之為言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荅云此說亦是但易大傳以下不必如此說

智有淺深若孔子之金聲則智之極而無所不周者也學者則隨其知之所及而為大小耳豈可槩以為天下之至神乎

荅程洵

易便有那深有那幾聖人用這底來極出那深研出那幾研是研磨到底之意詩書禮樂皆是說那已有底事惟是易說那未有底事研幾是不待它顯著只在那茫昧時都處置了深是幽深通是開通人所以閉塞只為它淺若是深後便能開通人志道理若淺如何開通得人所謂通天下之志亦只似說開物相似所以下一句也說箇成務易是說那未有底六十四卦皆是如此

晏淵錄

深就心上說幾就事上說幾便是有那事了雖是微畢竟是有深在心甚玄奧幾在事半微半顯通天下之志猶言開物開通其閉塞故其下對成務同上極出那深故能通天下之志研出那幾故能成天下之務同上

問繫辭中言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又言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恐此二通字乃所以通達天下之心志使之通曉如所謂開物之意曰然這般些小道理更無窮問繫辭中極有一兩字難曉處且如極深研幾二字更體不出不知如何曰研幾便是

四十一
研磨出那幾微處且如一箇卦在這裏便有吉凶
有悔有吝幾微毫釐處都研磨出來問如何是極
深曰要人都曉得至深難見底道理都就易中見
得問如所謂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之
類否曰然問如此說則正與本義所謂所以極深
者至精也所以研幾者至變也正相發明曰然楊道夫錄
知至如易所謂極深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這一
句略相似能慮便是研幾如所謂惟幾也故能成
天下之務這一句却相似林夔孫錄
問惟深也惟幾也惟神也此是說聖人能如此否曰
此是說聖人亦是易如此若不深如何通得天下

之志又曰他恁黑罕地深疑若不可測然其中
事事有又曰事事都有一箇端緒可尋又曰各有
箇路脉線索在裏面所以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
之務研者便是研窮他或問幾曰這便是周子所
謂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也林學蒙錄
子升再問知止與能慮先生昨以比易中深與幾或
問中却兼下極深研幾字覺未穩曰當時下得也
未子細要之只着得研幾字錢木之錄
子升問知止便是知至否曰知止就事上說知至就
心上說知止知事之所當止知至則心知識無不
盡又問知止能慮之別曰知止是知事物所當止

之理到得臨事又須研幾審處方能得所止如易所謂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此似知止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此便是能慮聖人言語自有不約而同處同上

因說人心不可狹小其待人物胸中不可先分厚薄有所別異荅曰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放令規模寬闊使人人各得盡其情多少快活余大雅錄

易本是為卜筮而作古人淳質初無文義故畫卦爻以開物成務故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是故著之德圓而

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

心退藏於密此易之大意在此周謨錄

易本欲定天下之志斷天下之疑而已不是要說道理也

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是易之理能恁地而人以之卜筮又能開物成務曰然林學蒙錄

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讀繫辭須見得如何是開物如何是成務又如何是冒天下之道須要就卦中一一見得許多道理然後可讀繫辭也蓋易之為書大抵皆是因卜筮而設教逐爻開示吉凶包括無遺如將天下許多道理包藏在其中故曰冒天

四十一
下之道如利用為依遷國一爻象只曰下不厚事
也自此推之則凡居下者不當厚事如子之於父
臣之於君僚屬之於官長皆不可以踰分越職縱
可為亦須是盡善方能無過所以有元吉无咎之
戒繫辭自大衍數以下皆是說卜筮事若不曉它
盡是說爻變中道理則如所謂動靜不居周流六
虛之類有何憑著今人說易所以不將卜筮為主
者只是嫌怕小却這箇道理故憑虛失實茫昧臆
度而已殊不知由卜筮而推上通鬼神下通事物
精及於無形粗及於有象如包罩在此隨取隨得
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者

又不待卜而後見只是體察便自見吉凶之理聖
人作易無不示戒乾卦纔說元亨便說利貞坤卦
纔說元亨便說利牝馬之貞大畜卦乾陽在下為
艮所畜三得上應又畜極必通故曰良馬逐可謂
通快矣然必艱難貞正又且曰閑輿衛然後利有
攸往設若恃良馬之壯而忘艱貞之戒則必不利
矣乾之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固是好事然必曰夕
惕若厲然後无咎也凡讀易而能句句體驗每存
兢兢戒謹之意則於己為有益不然亦空言爾
心具衆理變化感通生生不窮故謂之易此其所以
能開物成務而冒天下也圓神方知變化二者關

一則用不妙用不妙則心有所蔽而明不遍照洗
心正謂其無蔽而光明耳非有所加益也寂然之
中衆理必具而無朕可名其密之謂歟必有怵惕
惻隱之心此心之宰而情之動也如此立語如何

問張欽夫

古人淳質遇事無許多商量既欲如此又欲如彼無
所適從故作易示人以卜筮之事故能通志定業
斷疑所謂開物成務者也萬人傑錄

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此是
說著龜若不指著龜何以言通之定之斷之吳必大錄
著之德圓而神止不殺者夫又是從源頭說起不是

言卜筮聖人之心具易之三德故渾然是此道理
不煩用一毫之私便是洗心即是退藏於密者他
人無捉摸他便是寂然不動處吉凶與民同患神
以知來知以藏往皆已具此理但未用之於著龜
故曰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神武不殺
之言如譬喻謂已具此理却不犯手耳明於天之
道以下方說著龜乃是發用處是興神物以前氏
用蓋聖人已具此理復就著龜上發明之使民亦
得以前知也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德即聖
人之德又即卜筮以齊戒神明之吳必大錄
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六爻之義易以貢著

四百十九
與卦以德言爻以人言但只是這箇道理在此而已故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以此洗心者心中渾然此理別無他物退藏於密只是未見於用所謂寂然不動也下文說神以知來便是以著之德知來智以藏往便是以卦之德藏往洗心退藏言體知來藏往言用然亦只言體用具矣而未及使出來處到下文是與神物以前民用方發揮許多道理以盡見於用也然前段必結之以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只是譬喻著龜雖未用而神靈之理具在猶武是殺人底事聖人却存此神武而不殺也

周謨錄

方惟

是故著之德止不殺者夫此言聖人所以作易之本也著動卦靜而爻之變易無窮未畫之前此理已具於聖人之心矣然物之未感則寂然不動而無朕兆之可名及其出而應物則憂以天下而所謂圓神方智者各見於功用之實矣聰明睿智神武不殺言其體用之妙也

答張欽夫

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今解貢字只得以告人解說但神字知字下得重不知此字如何又下得輕曉不得

林學蒙錄

聖人以此洗心一段曰聖人心中都無纖毫私意都不假卜筮只是以易之理洗心其未感物也則湛

然純一都無一毫之累都更無迹所謂退藏於密
及其吉凶與民同患却神以知來知以藏往是誰
會恁地非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不能如
此聖人於天下自是所當者摧所向者伏然而他
都不費手脚又曰他都不犯手這便是神武不殺
又曰神以知來如明鏡然物事來都看見知以藏
往只是見在有底事他都識得又曰都藏得在這
裏又曰如揲著然當其未揲也都不知成卦了則
事都緝定在上面了便是藏往云云下文所以云
是以明於天之道察於民之故設爲卜筮以爲民
之鄉導故只是事聖人於此又曰以卜筮而齊戒

以神明其德顯道神德字便似這神字猶言凶吉
若有神陰相之相似都不是自家做得都却若神
之所爲又曰這都只退聽於鬼神又曰聖人之於
卜筮其齊戒之心虛靜純一戒謹恐懼都只退聽
於鬼神同上

易以貢是變易以告人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是
以那易來洗濯自家心了便沒些私意小智在裏
許聖人便似那易了不假著龜而知卜筮所以說
神武而不殺這是它有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又
說箇齊戒以神明其德皆是得其理不假其物晏淵錄
前面一截說易之理未是說到卜筮處後面方說卜

筮聖人之心渾只是圓神方知易貢三箇物事更無別物一似洗得來靜潔了前面此字指易之理言武是殺底物事神武却不殺便如易是卜筮底物事這却方是說理未到用處到下面是以明於天之道方是說卜筮同上

以此洗心道只是道理聖人此心虛明自然具眾理潔靜精微只是不犯手卦爻許多不是安排對副與人看是甚人來自自然撞着易如此聖人也如此所以說箇著之德卦之德明其德同上聖人以此洗心注云洗萬物之心若聖人之意果若此何不直言以此洗萬物之心乎大抵觀聖賢之

言只作自己作文看如本說洗萬物之心却止云洗心於心安乎萬人傑錄

聖人以此洗心此字指著卦之德六爻之義而言洗心言聖人玩此理而默契其妙也退藏於密但言未感物之時耳及其吉凶與民同患則所用者亦此理而已其所以知來者向之所謂圓而神者也其所以藏往者向之所謂方以知者也神武不殺言聖人之不假卜筮而知吉凶也是以明於天之道以下乃言教民卜筮之事而聖人亦未嘗不敬而信之以神明其德也此章文義只如此程先生說或是一時意到而言不暇考其文義今但玩味

其意別看可也若牽合經旨則費力矣

荅王遇

王文

問竊謂聖人既已玩易而默契其妙自然退藏於密
吉凶與民同患更無先後之可言荅云理固無先
後然時與事則不能無先後之殊矣此等處須子
細着實理會不可一向掠空向上去無收殺也

洗心聖人玩辭觀象理與心會也齊戒聖人觀變玩
占臨事而敬也 荅何鏞

退藏於密時固是不用這物事吉凶與民同患也不
用這物事用神而不用著用知而不用卦全不犯
手退藏於密是不用事時到它用事也不犯手事
未到時先安排在這裏了事到時恁地來恁地應

晏淵錄

神以知來知以藏往一卦之中凡爻辭所載皆是已
著底道理此藏往也占得此爻却因已見底道理
以推未來底事便是知來 吳必大錄

人有盡記得一生以來履歷事者此是智以藏往否
曰此是魄強所以記得多 廖德明錄

萬人傑錄

問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天之道便是民之故
否曰到得極固只有一箇道理看時須做兩處看
方看得周匝無虧欠處問天之道只是福善禍淫

通志堂

之類否曰如陰陽變化春何為而生秋何為而殺
 夏何為而暑冬何為而寒皆要理會得問民之故
 如君臣父子之類是否曰凡民日用皆是若只理
 會得民之故却理會不得天之道便即民之故亦
 未是在到得極時固只是一理要之須是都看得
 匝始得

楊道夫錄

是以明於天之道止以前民用此言作易之事也聖
 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此言用易之事也齊
 戒敬也聖人無一時一事而不敬此特因卜筮而
 言尤見其精誠之至如孔子所慎齊戰疾之意也
 湛然純一之謂齊肅然警惕之謂戒玩此則知所

以神明其德之意也

答張敬夫

又問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曰聖人見得
 天道又知得人事都是這箇道理看見著龜之靈
 都包得這道理於是作為卜筮使民人因卜筮皆
 知得道理都在這裏面了

林學蒙錄

或問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明察之義有深淺否曰察
 深於明明只是大槩明得這箇道理爾又問此與
 孝經事天明地察之義如何曰這箇明察又別此
 察字却訓著字訓昭字事父孝則事天之道昭明
 事母孝則事地之道察著孟子所言明察與易繫
 明於天之道察於人之故同

金去偽錄

是興神物以前民用此言有以開民使民皆知前時
 民皆昏塞吉凶利害是非都不知因這箇開了便
 能如神明然此便是神明其德又云民用之則民
 神明聖人用之則自神明其德著之德以下三句
 是未涉於用聖人以此洗心是得此三者之理而
 不假其物這箇是有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晏淵錄
 明道愛舉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一句雖不
 是本文意思要之意思自好因再舉之直卿問此
 恐是君子篤恭而天下平之意曰否只如上蔡所
 謂敬是常惺惺法問此恐非是聖人分上事曰便
 是說道不是本文意思要之自好言畢再三誦之

楊道夫錄

先生問義剛近來全無所問不知做甚工夫義剛對
 曰數日偶見遺書看數段入心遂乘興看數日先
 生曰遺書錄明道語多有只載古人全句不添一
 字底如曰思無邪如曰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
 德夫皆是亦有重出者是當時舉此句教人去思
 量先生語至此整容兩誦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
 其德夫曰便是聖人也要神明這箇本是一箇靈
 聖底物事自家齊戒便會靈聖不齊戒便不靈聖
 古人所以七日戒三日齊胡叔器問齊戒只是敬
 否先生曰也是敬但齊較詳於戒湛然純一之謂

齊肅然警惕之謂戒到湛然純一時那肅然警惕也無了

黃義剛錄

問是故闔戶謂之坤一段只是這一箇物以其闔謂之坤以其闢謂之乾以其闔闢謂之變以其不窮謂之通以其發見而未成形謂之象以其成形則謂之器聖人脩明以立教則謂之法百姓日用則謂之神曰是如此又曰利用出入者便是民生日用都離不得他又曰民之於易隨取而各足易之於民周徧而不窮所以謂之神所謂活潑潑地便是這處

林學蒙錄

闔闢乾坤理與事皆如此書亦如此這箇則說理底

意思多知禮成性橫渠說得別它道是聖人成得箇性衆人性而未成

晏淵錄

郭先生說見乃謂象有云象之在道乃易之在太極其意思是說道念慮才動處有箇做主宰底然看得繫辭本意只是說那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底意思幾雖是未形然畢竟是有箇物了

晏淵錄

問或問龜山子罕言利如何是利龜山曰都一般如利用出入之利皆是此說似可疑曰易所言利字謂當做底若放於利而行之利夫子誠罕言二利字豈可言一般

吳必大錄

問易有太極曰自今觀之陰陽函太極也推本而言

通志堂

則太極生陰陽也 童伯羽錄

問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答云此太極却是為畫卦設當來畫卦前太極只是一箇渾淪底道理裏面包含陰陽剛柔奇耦無所不有及畫一奇一耦是生兩儀再於一奇畫上加一耦此是陽中之陰又於一奇畫上加一奇此是陽中之陽又於一耦上加一奇此是陰中之陰是謂四象所謂八卦者一象上有兩卦每象各添一奇一耦便是八卦某嘗聞一朋友說一為儀二為象三為卦四象如春夏秋冬金木水火東西南北無不可推矣

周謨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即所謂易也但先倒說此一句

故曰易有太極 劉砥錄

易說三條昨亦思之此上下文本自通貫前此求其說而不得故各自為說而不能相通耳洗心齋戒特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之大者但方其退藏而與民同患之用已具及其應變則又所以齋戒而神明其德此則非聖人不能與精義致用利用崇德亦頗相類此下所言闔闢往來乃易之道易有太極則承上文而言所以往來闔闢而無窮者以其有是理耳有是理則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

兩而生四四而生八至於八則三變相因而三才
可見故聖人因之畫為八卦以形變易之妙而定
吉凶至此然後可以言書耳前所謂易有太極者
恐未可以書言也愚意如此不審如何

荅蔡元定

易有太極便是下面兩儀四象八卦自三百八十四
爻摠為六十四自六十四摠為八卦自八卦摠為
四象摠為兩儀自兩儀摠為太極以物喻之易之
有太極如木之有根浮圖之有頂但木之極浮圖
之極是有形之極太極却不是一物無方所頓放
是無形之極故周子曰无極而太極是他說得有
功處然太極所以為太極者却不離乎兩儀四象

八卦如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指陰陽為道固不可
而道則不離乎陰陽也

吳必大錄

六月一日林黃中侍郎來見論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就一卦言之全體為太
極內外為兩儀內外及互體為四象又顛倒取為
八卦先生曰如此則不是生却是包也始畫卦時
只是箇陰陽竒耦一生兩兩生四四生八而已方
其為太極未有兩儀也由太極而後生兩儀方其
為兩儀未有四象也由兩儀而後生四象方其為
四象未有八卦也由四象而後生八卦此之謂生
若以為包則是未有太極已先有兩儀未有兩儀

已先有四象未有四象已先有八卦矣林又曰太極有象且既曰易有太極則不可謂之無濂溪乃有无極之說何也先生曰有太極是有此理无極是无形器方體可求兩儀有象太極则无象林又曰三畫以象三才先生曰有三畫方看見似箇三才模樣非故畫以象之也 李閔祖錄

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曰人到疑而不能決處便放倒了不肯向前既得卜筮知其吉凶自然勉勉住不得則其所以亹亹者是卜筮成之也 吳必太錄

問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聖人設問之辭曰也是如

此言是不足以盡意故立象以盡意書是不足以盡言故因繫辭以盡言又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元舊有此語又曰立象之盡意不獨見聖人有這意思寫出來自是他象上有這意設卦以盡情偽不成聖人有情又有偽自是卦上有這情偽但今曉不得那處是偽如下繫云中心疑者其辭枝誣善之人其辭游也理會他不得不知如何是支不知那卦中那處見得如此沉思之久曰看來情偽只是箇好與不好如剥五陰只是要害一箇隄這是不好底情便是偽如復如臨便是好底卦便是真情 林學蒙錄

通志堂

問立象設卦繫辭是聖人發其精意以見於書變通

鼓舞是聖人推而見之於事否曰是同上

問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一章立象盡意是觀奇耦兩

畫包含變化無有窮盡設卦以盡情偽謂有一奇

一耦設之於卦自是盡得天下情偽繫辭便斷其

吉凶變而通之以盡利此言占得此卦陰陽老少

交變因其變便有通之之理鼓之舞之以盡神未

占得則有所疑既占則無所疑自然使得人脚車

手快行得順便如大衍之後言顯道神德行是故

可與酬酢可與佑神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

亹皆是鼓之舞之之意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

列而易又立乎下道以是言立象以盡神

卦以盡情偽易以過只夫一陰陽奇耦千變萬

變則易之體立若奇耦不交變奇純是奇耦純是

耦去那裏見易易不可見則陰陽奇耦之用亦何

自而辨問在天地如何曰關天地甚麼事此皆

是說易不外奇耦兩物而已化而裁之謂之變推

而行之謂之通這是兩截不相干化而裁之屬前

項事謂漸漸化去裁制成變則謂之變推而行之

屬後項事謂推而為別一卦了則通行無礙故為

通舉而措之天下謂之事業便只是定天下吉凶

成天下亹亹者極天下之亹者存乎卦體之中備

陰陽變易之形容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是說出這天下之動如鼓之舞之相似卦即象也辭即爻也大抵易只是一箇陰陽奇耦而已此外更有何物神明一段却是與形而上之道相對說自形而上謂之道說至於變通事業却是自至約處說入至粗處去自極天下之蹟者存乎卦說至於神而明之則又是由至粗上說入至約處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則說得又微矣

范元裕錄

問變而通之如禮樂刑政皆天理之自然聖人但因而為之品節範圍以為教於天下鼓之舞之蓋有以作興振起之使之遷善而不自知否曰鼓之舞

之便無所用力自是聖人教化如此又曰政教皆有鼓舞之但樂占得分數較多自是樂會得會得而不自知因舉橫渠云云巫風其鼓舞之盡神者歟巫字從工兩邊人字是取象其舉袖巫者祀神如舞雩之類皆須舞蓋以通暢其和氣達于神明

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立象設卦繫辭皆謂卜筮之用而天下之人方知所以避凶趨吉奮然有所興作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之意故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蓋莫大乎蓍龜猶懼迫天下之人勉之為善相似

周謨錄

又問鼓之舞之以盡神又言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
 鼓舞恐是振揚發明底意思否曰然蓋提撕警覺
 使人各為其所當為也如初九當潛則鼓之以勿
 用九二當見則鼓之以利見大人若無辭則都發
 不出了 楊道夫錄

鼓之舞之以盡神亦如成天下亹亹之義鼓舞有發
 動之意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因易之辭而知吉
 凶後如此 吳必大錄

乾坤其易之緼邪 止 乾坤或幾乎息矣自易道統
 乾坤易之緼向論衣敝緼袍緼是綿絮胎今看此緼
 字正是如此取義易包着此理乾坤即是體骨 吳必大錄

乾坤其易之緼邪 止 乾坤或幾乎息矣自易道統
 而言則乾陽坤陰一動一靜乃其緼也自乾坤成
 列而觀之則易之為道又不在乾坤之外惟不在
 外故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然易不可見則乾目
 乾坤自坤故又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答張欽夫問目

問乾坤其易之緼邪曰緼是袍中之胎骨乾坤成列
 便是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卦都成列了其變易方
 立其中若只是一陰一陽則未有變易在又曰有
 這卦則有變易無這卦便無這易了又曰易有太
 極則以易為主此一段文意則以乾坤為主 程學蒙錄

問乾坤成列而易立乎中是謂兩畫之列是說八卦

之列曰兩畫也是列八卦也是列六十四卦也是

列同上乾坤成列易立乎其中只是說乾坤二卦易是易之

書與天地定位而易行乎其中不同天地定位却

是說易之道理 吳必大錄

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只是陰陽卦畫沒這幾箇卦

畫憑箇甚寫出那陰陽造化何處更得易來這只

是反覆說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只是說揲

著求卦更推不去說做造化之理息也得若不若前

說較平 晏淵錄

無極齋記發明義理之本原正名實於毫釐幾忽之

際非見之明玩之熟詎能及此然其間有曰易姑

象其機詩書禮樂姑陳其用熹竊謂姑者且然而

非實之辭也夫易之象其機詩書禮樂之陳其用

皆其實然而不可易者豈且然而非實之云乎又

有曰髣髴曰強名曰假狀凡此皆近乎老莊溟滓

鴻蒙之說以六經語孟攷之凡聖人之言皆慤實

而精明平易而淵奧似或不如是也又有曰禮樂

政事典謨訓誥皆斯齋之士苴耳土苴之言亦出

於莊周識者固已議之今祖其言以為是說則是

道有精粗內外之隔此恐未安又曰老兮釋兮付

諸大鈞範質之初語意隱奧亦所未喻又曰西伯
 不識不知仲尼毋意毋我茲蓋乾坤毀無以見易
 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矣熹竊謂詩人之稱文
 王雖曰不識不知然必繼之曰順帝之則孔門之
 稱夫子雖曰毋意毋我然後之得其傳者語之必
 曰絕四之外必有事焉蓋體用相循無所徧滯理
 固然也且大傳所謂易不可見則乾坤息者乃所
 以明乾坤即易易即乾坤乾坤無時而毀則易無
 時而息爾恐非如所引終篇之意乃類於老氏復
 歸於無物之云也若夫中庸之終所謂無聲無臭
 乃本於上天之載而言則聲臭雖無而上天之載

自顯非若今之所云并與乾坤而無之也此恐於
 道體有害自所謂求仁之端者推之則可見矣答江元適
 問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如何分形器
 曰形而上者是理才有作用便是形而下者問陰
 陽如何是形而下者曰一物便有陰陽寒煖生殺
 皆見得是形而下者事物雖大皆形而下者堯舜
 之事業是也理雖小皆形而上者錢本之錄
 先生云橫渠說道止於形器中揀箇好底說耳謂清
 為道則濁之中果非道乎客感容形與無感無形
 未免有兩截之病聖人不如如此說如曰形而上者
 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萬人傑錄

形而上者形而下者形以上底虛渾是道理形以下底實便是器這箇分別得精切明道說只是這箇截得上下最分明又曰形是這形質以上便為道以下便為器這箇分別得最親切故明道云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 晏淵錄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上底虛渾是道理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下底實便是器這箇分別得精切明道語截得上下最分明 蕭佐錄

形是這形質以上便為道以下便為器這箇分得最精切故明道云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安土敦乎仁故能愛此語最密 黃義剛錄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這箇在人看打

器而為道固不得離器而求道亦不得且如火是

器自有道在裏 林夔孫錄

器亦道道亦器也道未嘗離乎器道只是器之理這

人身是器語言動作便是人之理理只在器上理

與器未嘗相離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是道理事事

物物皆有箇道理器是形迹事事物物亦皆有箇

形迹有道須有器有器須有道有物必有則 葉賀孫錄

可見底是器不可見底是道理是道物是器

問形而上者謂之道一段只是這一箇道理但即形

器之本體而不離乎形器則謂之道就形器而言則謂之器聖人因其自然化而裁之則謂之變推而行之則謂之通舉而措之則謂之事業裁也行也措也都只是裁行措這道曰是

伊川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須著如此說這是伊川見得分明故云須著如此說形而上者是理形而下者是物如此開說方見分明如此了方說得道不離乎器器不違乎道處如為君須止於仁這是道理合如此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這是道理合如此今人不解恁地說便不索性兩邊說怎生說得通

葉賀孫錄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上者指理形而下者指事物而言事事事物物皆有其理事物可見而其理難知即事即物便要見得此理只是如此看但要真實於事物上見得這箇道理然後於已有益為人君止於仁為人子止於孝必須就君臣父子上見得此理大學之道不曰窮理而謂之格物只是使人就實處窮事事事物物上有許多道理窮之不可不盡也

周謨錄

李方子錄

天地形而下者天地乾坤之形殼乾坤天地之性情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裁是裁截之義

謂如一歲裁為四時一時裁為三月一月裁為三十日一日裁為十二時此是變也又如陰陽兩爻自此之彼自彼之此若不截斷則豈有定體通是通其變將已裁定者推而行之即是通謂如占得乾之履便是九三如乾乾不息則我所行者以此而措之於民則謂之事業也 吳必大錄

問易中多言變通通字之意如何曰處得恰好處便是通問往來不窮謂之通如何曰處得好便不窮不通便窮問推而行之謂之通如何曰推而行之便是就這上行將去且如亢龍有悔是不通了處得來无悔便是通變是就時就事上說通是就上

面處得行處說故曰通其變只要常教流通不窮問如富貴貧賤夷狄患難這是變行乎富貴行乎貧賤行乎夷狄行乎患難至於無入而不自得便是通否曰然 楊道夫錄

橫渠說化而裁之謂之變一句說得好不知本義中有否曰無但尋常看此一句只如自初九之潛而為九二之見這便是化就他化處截斷便是變曰然化是箇疊疊地去有漸底意思且如而今天氣漸漸地涼將去到得立秋便截斷這以後是秋便是變問如此則裁之乃人事也曰然 楊道夫錄

化而裁之存乎變只在那化中裁截取便是變如子

丑寅卯十二時皆以漸而化不見其化之迹及亥後子時便截取是屬明日所謂變也

萬人傑錄

化而裁之化是因其自然而化裁是人為變是變了他且如一年三百六十日須待一日日漸次進去到那滿時這便是化自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聖人去這裏截做四時這便是變化不是一日內便頓然恁地人之進德亦如此三十而立不到那三十時便立須從十五志學漸漸化去方到橫渠去這裏說做化而裁之便是這意陰變而趨於剛剛變而趨於柔與這箇意思也只一般自陰來做陽其勢浸長便覺突兀有頭面自陽去做陰這只是

漸漸消化去這變化之義亦與鬼神屈伸相似

以晏淵錄

問上云化而裁之謂之變下云化而裁之存乎變如何分曰上文化而裁之便喚做變下文是就這變處見得化而裁之如自初一日至于三十日便是化到這三十日裁斷做一月明日便屬後月便是變便是化而裁之到這處方見得又曰星辰運行無頃刻停息若逐時紀之自不勝其紀以昏旦紀之則一日差一度然亦記不得所以只於逐月裁斷道昏某中且某中逐日便是化到這一月處便是變又曰化而裁之方是分下頭項推而行之便是見於事如堯典分命羲和許多事便是化而裁

之到敬授人時便是推而行之 林學蒙錄

化而裁之存乎變只在那化中裁截取便是變如子

丑寅卯十二時皆以漸而化不見其化之迹及

亥從子時便截取是屬明日所謂變也 沈闢錄

化是漸自子至亥漸漸消化以至於無變則有階段

可見如晝夜之分橫渠說化而裁之謂之變處一

段甚好 吳必大錄

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說卷第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說卷第十三

繫辭下傳

問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象只是乾兌離震之象未

說到天地雷風處否曰是然八卦成列是做一項

看象在其中又是逐箇看問曰成列自是一奇一

耦畫到三畫處便是成列其中逐一分便有乾兌

離震之象否曰是 林學蒙錄

問八卦成列只是說乾兌離震巽坎艮坤先生解更

云之類如何曰所謂成列者不止只論此橫圖若

乾南坎北又是一列所以云之類 同上

問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

矣變字是揔卦爻之有往來相錯者言動字是專指占者所值當動底爻象而言否先生云變是就剛柔交錯而成卦爻上言動是專宜當占之爻言如二爻變則占者以上爻為主這上爻便是動如五爻變一爻不變則占者以不變之爻為主則這不變底便見動處也同上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此兩句亦相對說剛柔者陰陽之質是移易不得之定體故謂之本若剛變為柔柔變為剛便是變通之用吳必大錄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便與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是一樣剛柔兩箇

是本變通便只是其往來者

林學蒙錄

問貞勝貞觀貞明張程之說孰是曰伊川解貞作常者為是吉凶二者不是吉便是凶常須一件勝故曰貞勝貞所以訓常者易傳解此字處多云正固固乃常也為正字盡貞義不得故又着一固字謂如雖是正又必常固守之然後為貞四德貞字屬五常智字孟子云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徒知弗能守之亦不可便是正固之義大抵屬北方者便有二義如冬至前四十五日屬今年後四十五日屬明年子時前四刻屬今日後四刻屬明日艮終始萬物青龍白虎朱雀皆一物玄武便二物

問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
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其義如何曰貞
只是常吉凶者貞勝者也吉凶常相勝者也吉凶
常相勝不是吉勝凶便是凶勝吉二者常相勝故
曰貞勝天地之道則常示日月之道則常明天下
之動貞夫一者也天下之動雖不齊常有一箇是
底故曰貞夫一陰符經云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
物生天地之道浸故剛柔勝若不是極靜則天地
萬物不生浸者漸也天地之道漸漸消長故剛柔
勝此便是吉凶貞勝之理這必是一箇識道理人

此殊好笑

吳必大錄

說其他多不可曉似此等處特然好

陳文蔚錄

因論張子貞勝之說雖非經意然其說亦自好便只
看得他此說有甚不可大凡看人解經雖有與經
意稍遠然其說是底自是一說不可廢他不特後
人雖有時已如此文王重卦乾元亨利貞只是云
大亨利貞守正而已夫子却自分作四德今看文
王卦辭當看文王意思夫子文言當看夫子意思
豈可以一說為是一說為非

吳必大錄

先生說吉凶之道貞勝者也言吉凶常相勝如陰勝

陽陽勝陰之類更相為勝

蔡念成迷
李燔所聞

吉凶者貞勝者也貞猶常也吉則勝凶凶則勝吉理

通志堂

自如此因說貞字兼正固二義惟程子發明之因云凡屬北者皆兼二義如冬至前一半屬今年後一半屬明年又如夜半子時前一半屬今日後一半屬明日甚有笑北方玄武龜蛇之象

萬人傑錄

問吉凶者貞勝者也貞字便是性之骨子曰常恁地便是他本如此猶言附子者貞熱者也龍腦者貞寒者也天下只有箇吉凶常相往來陰符經云自然之道靜故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此語極道得妙靜能生動浸是漸漸恁地消去了又漸漸長天地之道便是常恁地示人

吉凶者貞勝者也這兩箇物事常相勝一箇吉便有

一箇凶在後面天地間一陰一陽如環無端便是

相勝道理

黃顯子錄

吉凶者貞勝者也這一句最好看這箇物事常在這裏相勝一箇吉便有一箇凶在後面來這兩箇物事不是一定住在這裏底物各以其所正為常正是說他當然之理蓋言其本相如此也與利貞之貞一般所以說利貞者性情也橫渠說得這箇別他說道貞便能勝他如則字下文三箇貞字說不通這箇只是說吉凶相勝天地間一陰一陽如環無端便是相勝底道理陰符經說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浸字最下得妙天地間不礙頓恁地陰陽

勝又說那五箇事在這裏相生相尅曰五賊在心
 施行於天用不好心去看他便都是賊了五賊乃
 言五性之德施行於天言五行之氣陳子昂感遇
 詩亦略見得這般意思大槩說相勝是說他常底
 他以本相為常

天地以生物為心此語恐未安熹竊謂此語恐未有
 病蓋天地之間品物萬形各有所事惟天確然於
 上地隕然於下一無所為只以生物為事故易曰
 天地之大德曰生而程子亦曰天只是以生為道
 其論復見天地之心又以動之端言之其理亦已
 明矣然所謂以生為道者亦非謂將生來做道也

凡若此類恐當且認正意而不以文害詞則辨詰
 不煩而所論之本指得矣 荅張欽夫

先生問曰如何是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如何分
 或曰陰陽老少在分著揲卦之時而吉凶乃見於
 成卦之後曰也是如此然內外字猶言先後微顯
 功業見乎變是就那動底爻見得這功業字似吉凶
 生大業之業猶言事變庶事相似 林學蒙錄

聖人之情見乎辭下連接說天地之大德曰生此不
 是相連乃各自說去聖人之大寶曰位後世只為
 這兩箇不相對有位底無德有德底無位有位則
 事事做得 晁淵錄

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是三事大槩是辨別是非理財
言你底還你我底還我正辭言是底說是不是底
說不是猶所謂正名 同上

問人君臨天下大小事只是理財正辭如何曰理財
是因上文而言聚得許多人在這裏無財何以養
之有財不能理又也不得正辭便只是分別是非
又曰教化便却在正辭裏面了 林學蒙錄

仰則觀象於天一段只是陰陽奇耦 李閔祖錄

三五之目不可考古事類此者多矣豈必其是非邪
但既有是名號則必有是人易大傳但舉其制作
之盛者而言耳如漢人但言高祖孝文豈可便謂

其間無惠帝邪 與李壁書

所論五帝紀所取多古文尚書及大戴禮為主為知
所考信者然伏羲神農見易大傳乃孔聖之言而
八卦列於六經為萬世文字之祖不知史遷何故
乃獨違而不錄遂使史記一書如人有身而無首
此尚為知所考信者邪 答呂祖儉

古者伏羲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那時未有文字只
是仰觀俯察而已想得聖人心細雖以鳥獸羽毛
之微也盡察得有陰陽今人心粗如何察得或曰
伊川見兔曰察此亦可以畫卦便是此義曰就這
一端上亦可以見耳凡草木禽獸無不有陰陽鯉

魚脊上有三十六鱗陰數龍八十一鱗陽數龍不會見

鱗魚必有之又龜背上文中間一簇成五段文兩

邊各插四段共成八文又八文之外兩邊周圍共

有二十四段中間五段者五行也兩邊插八段者

八卦也周圍二十四段者二十四氣也箇箇如此

又如草木之有雌雄銀杏桐楮牝牡麻竹之類皆

然又樹木向陽處則堅實其背陰處必虛軟男生

必伏女生必偃其死於水也亦然蓋男陽氣在背

女陽氣在腹

楊子雲大玄云觀龍虎之文與龜鳥之象謂二十八宿也○沈僞錄

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身遠取物仰觀天俯察

地只是一箇陰陽聖人看這許多般事物都不山

這陰陽兩字便做河圖洛書也只是陰陽粗說時

即是奇耦聖人却看見這箇上面都有那陰陽底

道理故說道讀易不可恁逼拶它歐公只是執定

那仰觀俯察之說便與河圖相礙遂至不信它

夏淵錄

道夫問近取諸身百理皆具此言人之一身與天地

相流通無一之不相似至下面言屈伸往來之義

只於鼻息間見之却只是說上意一脚否曰然又

問屈伸往來只是理自如此亦猶一闔一闔闔為

闔之基闔為闔之基否曰氣雖有屈伸要之方伸

之氣自非既屈之氣氣雖屈而物亦自一面生出

此所謂生生之理自然不息也

楊道夫錄

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萬物之情盡於八卦
 而震巽坎離艮兌又摠於乾坤曰動曰陷曰止皆
 健底意思曰麗曰說曰入皆順底意思聖人下此
 八字極狀得八卦情性盡 吳必大錄
 問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蓋取諸益本義云上入下動
 於爻卦義則是於取象有所未曉曰耜乃今之鍤
 耒乃鍤柄雖是下入必竟是上面用力方得入
 蓋取諸益等蓋字乃模樣是恁地
 黃帝堯舜氏作到這時候合當如此變易窮得則變
 道理亦如此垂衣裳而天下治是大變他以前底
 事了十三卦是大槩說則這幾箇卦也 自難曉

通其變使民不倦須是得一箇人通其變若聽其自

變如何得

葉賀孫錄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天下事有古
 未之為而後人為之因不可無者此類是也如年
 號一事古所未有後來既置便不可廢胡文定却
 以後世建年號為非以為年號之美有時而窮不
 若只作元年二年三年也此殊不然三代已前事
 迹多有不可考者正緣無年號所以事無統紀難
 記如云某年王某月箇箇相似更無理會處及漢
 既建年號於是事乃各有紀屬而可記而今有年
 號猶自姦偽百出若只寫一年二年三年則官司

詞訥簿曆憑何而決少間更無討理會處嘗見前輩說有兩家爭田地甲富買在元祐幾年乙富買在其先甲富遂將元字改擦作嘉字乙富別將出文字又在嘉祐之先甲家遂又將嘉祐字塗擦作皇祐有年號了猶自被人如此無後如何

沈儻錄

結繩今溪洞諸蠻猶有此俗又有刻板者年月日時

以至人馬糧草之數皆刻板為記都不相亂

同

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也易者象也是總說起言易不過只是陰陽之象下云像也材也天下之動也則皆是說那上面

象字

林學履錄

林學履問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四句莫只是解箇

象字否曰象是解易字像又解象字材又是解爻

字末句意亦然

黃義剛錄

易也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只是髣髴說不可求得太

深程先生只是見得道理多後却將來寄搭放上

面

蕭佐錄

問爻也者效此者也是效乾坤之變化而分六爻象

也者像此者也是象乾坤之虛實而為奇耦曰象

此效此便是乾坤又曰象便只是象其奇耦

林學蒙錄

問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曰

陽卦三畫所以多陰陰卦四畫所以多陽因為之

說曰陽卦宜多陽而反多陰陰卦宜多陰而反多陽其故何也蓋陽卦之數必五奇數也奇則陰畫自多陰卦之數必四耦數也耦則陽畫自多其多陰多陽皆自然而非人力之所能參也先生曰是二君一民試教一箇民而有兩箇君看是甚模樣晏淵錄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聖人未嘗不教人思只是不可憧憧這便是私了感應自有箇自然底道理何必思他若是義理不可不思同上或問易傳說感應之理謂凡有動皆為感感則必有應而應復為感而感復有應如何曰如日往則感得那月來月往則感得那日來寒往則感得那暑

來暑往則感得那寒來一感一應一往一來其理無窮感應之理是如此曰此以感應之理言之非有情者云有動皆為感似以有情者言曰父慈則感得那子愈孝子孝則感得那父愈慈其理亦只

一般陳文蔚錄

憧憧往來往來自不妨如暑往寒來日往月來皆是常理只着箇憧憧字便開了廖德明錄

問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何故不云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曰也只一般但他是從上說下自合如此又問曰此章意言萬變雖不同然皆一理之中所自有底不用安排曰此只說得一頭尺

蠖若不屈則信不得龍蛇若不蟄便不伏得氣如
 何存得身精義入神疑其與行處不相關然而見
 得道理通徹乃所以致用利用安身與崇德不相
 關然而動作得其理則德自崇天下萬事萬變無
 有不感通往來之理又曰日往則月來一段乃承
 上文憧憧往來而言往來皆人所不能無者但憧
 憧則不可

陳同父祭東萊文云在天下無一事之可少而人心
 有萬變之難明先生曰若如此則鷄鳴狗盜皆不
 可無因舉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天下何思
 何慮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又

云同父在利欲膠漆盆中 李閔祖錄

天下何思何慮一段此是言自然而然如精義入神
 自然致用利用安身自然崇德 甘節錄

天下何思何慮便是先打破那思字却說那同歸殊
 塗一致百慮又再說天下何思何慮謂何用如此
 憧憧往來而為此朋從之思也日月寒暑之往來
 尺蠖龍蛇之屈伸皆是自然底道理不往則不來
 不屈則不能伸也今之為學亦只是如此精義入
 神用力於內乃所以致用乎外利用安身求利於
 外乃所以崇德於內只是如此做將去雖至於窮
 神知化地位亦只是德盛仁熟之所致何思何慮

之有

周謨錄

所謂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而今尺蠖蟲子屈得一寸便能伸得一寸來許他之屈乃所以為伸龍蛇於冬若不蟄則凍殺了其蟄也乃所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乃所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乃所以崇德也欲罷不能如人行步左脚起了不由得右脚不起所謂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若是到那窮神知化則惟是德之盛也方能

黃義剛錄

寓問前夜先生所荅一之動靜處曾舉云譬如與兩人同事須是相救始得寓看來靜却救得動不知動如何救得靜曰人須通達萬變心常湛然在這裏亦不是閉門靜坐塊然自守事物來也須去應應了依然是靜看事物來應接也不難便是安而後能慮動了靜靜了動動靜相生循環無端如人之嘘吸若只管噓氣須絕了又須吸若只管吸氣無去處便不相接了噓之所以為吸吸之所以為噓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屈伸消長闔闢往來其幾不曾停息大處有大闔闢小處有小闔闢大處有大消息小處有小消息此理萬古不易如目有瞬時亦豈能常瞬定又須開不能常開定又須瞬瞬了又開開了又瞬至纖至微

無時不然又問此說相救是就義理處說動靜不知就應事接物處說動靜如何曰應事得力則心地靜心地靜應事分外得力便是動救靜靜救動其本只在湛然純一素無私心始得無私心則動靜一齊當理才有一毫之私便都差了

徐寓錄

居父問動靜交相養之理靜可能養動動如何能養靜曰人亦須先能通達萬變方能湛然純一東坡云定之生慧不如慧之生定這說亦好且如良其止止其所也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止於仁敬者靜也要止於仁與敬者便是動也只管是一動一靜循環无端所以謂動極復靜靜極復動

如人之嘘吸若嘘而不吸則氣須絕吸而不嘘亦必應滯噓者所以為吸之基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大凡這箇都是一屈一伸一消一息一往一來一闔一闢大底有大底闔闢消息小底有小底闔闢消息皆是此一箇道理

劉砥錄

尺蠖屈便要求伸龍蛇蟄便要存身精研義理無毫厘絲忽之差入那神妙處這便是要出來致用外面用得利而身安乃所以入來自崇己德致用之用即是利用之用所以橫渠云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事豫

吾內言曾到這裏面來 晏淵錄

且如精義入神如何不思那致用底却不必思致用

底是事功是效驗 同上

入神是到那微妙人不知得處 一事一理 上○同上

敬子問橫渠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求字

似有病便有箇先獲底心精義入神自然是能利

吾外何待於求曰然當云所以利吾外也 李又曰繫辭此已上

四節都是說成卦蓋只是自家感之它便應非是有心於求人之應也如上文往來屈伸皆是此意

豫先知也事未至而先知其理之謂豫凡事豫則立

不豫則廢橫渠曰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又曰精

義入神者豫而已矣皆一義也 沈僴錄

問橫渠說精義入神一條曰入神是入至於微妙處

此却似向內做工夫非是作用於外然乃所以致

用於外也故其常謂門人曰吾學既得於心則脩

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

義入神者豫而已橫渠可謂精義入神橫渠云氣

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伊川先生

說神化等却不似橫渠較說得分明 葉賀孫錄

易中說精義入神以致用也義至於精則應事接物

之間無一非義不問小事大事千變萬化改頭換

面出來自家應副他如利刀快劍相似迎刃而解

件件判作兩邊去 同上

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
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只是這一
箇非於崇德之外別有箇德之盛也做來做去做
到徹處便是輔廣錄

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蓋惟如此然後可以應務
未至於此則凡所作為皆出於私意之鑿冥行而
已雖使或中君子不貴也荅程洵

銖問諸家所說時中之義惟橫渠說所以能時中者
其說得之時中之義甚大須精義入神始得觀其
會通以行其典禮此方真是義理也行其典禮而
不達會通則有時而不中者矣君子要多識前言

往行以畜其德者以其看前言往行熟則自能見
得時中此是窮理致知功夫惟如此乃能擇乎中
庸否先生曰此說亦是橫渠行狀述其言云吾學
既得於心則脩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
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它意謂須先
說得分明然後方行得分明今人見得不明故說
得儻侗如何到行處分明董銖錄

精義二字聞諸長者所謂義者宜而已矣物之有宜
有不宜事之有可有不可吾心處之知其各有定
分而不可易所謂義也精義者精諸此而已矣所
謂精云者猶曰察之云爾精之之至而入於神則

於事物所宜毫釐委曲之間無所不悉有不可容
言之妙矣此所以致用而用无不利也 答江元道

近世為精義之說莫詳於正蒙之書而五峰胡先生

者 名宏字仁仲 亦曰居敬所以精義也此言尤精切簡當

深可玩味恐執事未以為然則試直以文義考之

精義入神正與利用安身為對其曰精此義而入

於神猶曰利其用而安其身耳楊子所謂精之用

字正與此同乃學者用功之地也若謂精義二字

即是道體則其下復有入神二字豈道體之上又

有所謂神者而自道以入神乎以此言之斷可決

矣 同上

因令看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大雅云利者義之和也

順利此道以安此身則德亦從而進矣答曰孔子

遭許多困厄身亦危矣而德亦進何也大雅云身

安而後德進者君子之常孔子遭變權之以宜寧

身不安德則須進答曰然劉仲升云橫渠說精義

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

致養吾內也答曰他說自分明 答曰然意似未盡○余大雅錄

如利用安身以崇德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只是這

一箇德非於崇德之外別有德之盛也 萬人錄

利用安身今人循理則自然安利不循理則自然不

安利 黃升卿錄

夫子之教顏子只是博文約禮二事至於欲罷不能

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處只欠箇熟所謂過此

以往未之或知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萬人傑錄

問欲罷不能程子云直是峻絕又大段着力不得曰

到這處自要用力不得孔子六十而耳順七十而

從心所欲不踰矩如這耳順處如何用力這裏熟

了只自然恁地去在熟之而已因舉橫渠大可為

也化不可為也又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窮神知

化德之盛也

徐寓錄

或問張子說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

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

幾非在我者末後一句如何看曰既有循循勉勉

底工夫自然住不得幾非在我者言不待用力也

如易傳中說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之意為學正

如推車子相似才用力推得動了便自轉將去更

不費力故論語首章只說箇學而時習之不亦說

乎便言其效驗者蓋學至說處則自不容已矣

輔廣錄

問昨日先生說佛氏但願空諸所有此固不是然明

道先生嘗說曾中不可有一事如在試院推筭康

節疏明日問之便也已忘了此意恐亦是空諸所

有底意曰此出上蔡語錄中只是錄得它自意無

這般條貫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孟子

必有事焉而勿忘何嘗要人如此若是箇道理須着存取只如易繫說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亦只是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之意在他門說便如鬼神變

怪有許多不可知底事

廖德明錄

未之或知是到這裏不可奈何窮神知化雖不從這裏出來然也有這箇意思

晏淵錄

窮神知化是逐些子挨將去底一日復一日一月復一月節節挨將去便成一年這是化神是一箇物事或在彼或在此當其在陰時全體在陰在陽時全體在陽都只是這一物兩處都在不可測故謂之神橫渠言一故神兩故化又注云兩在故不測

這說得甚分曉

同上

窮神知化德之盛這德字只是上面崇德之德德盛後便能窮神知化便如聰明睿知皆由此出自誠而明相似

同上

窮神知化德之盛也猶言自誠而明聰明睿智皆由

此出

同上

林問正蒙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矣神為不測故緩辭不足以盡神化為難知故急辭不足以體化如何是緩辭急辭先生荅曰神自是急辭化是漸漸而化若急辭形容之不可

徐寓錄

神化二字前人都說不到惟是橫渠分說得出來分

三十八
曉雖伊川已說得鶻突

同上

問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大意指困于石說石是挨動不得底物事自是不須去動它若只管去用力徒自困耳又曰且以人事言之有着力不得處若只管着力去做少間去做不成它人却道是自家無能便是辱了名或曰若在其位則做得曰自是如此又意義謂不可做底事便不可入頭去做張欽夫說易謂只依孔子繫辭說便了如說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

者也只如此說便了固是如此聖人之意只恁地說不得緣在當時只理會象數故聖人明之以理

葉質孫錄

公用射隼孔子自是發出言外意

林學蒙錄

問危者以其位為可安而不知戒懼故危亡者以其存為可常保是以亡亂者有其治是自有其治如有其善之有是以亂曰某舊也如此說看來保字說得較牽強只是常有危亡與亂之慮可以安其位保其存有其治

易曰知幾其神乎便是這事難如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今有一樣人其不畏者又言過

通志堂

於直其畏謹者又縮做一團更不敢說一句話此便是曉不得那幾若知幾則自中節無此病矣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蓋上交貴於恭恭則便近於諂下交貴和易和則便近於瀆蓋恭與諂相近和與瀆相近只爭些子便至於流也

沈僴錄

道夫言誠無為幾善惡蓋誠者自然之實理無俟營為及幾之所動則善惡著矣善之所成則為五常之德聖人不暇脩為安而全之賢者則有克復之屬要之聖賢雖有等降然及其成功則一而已故曰發微不可見充用不可窮之謂神曰故是如此但幾是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便須就

這處理會若至於發著之甚則亦不濟事矣更怎生理會所以賢聖說戒慎乎其所不觀恐懼乎其所不聞蓋幾微之際大是要切又問以誠配太極以善惡配陰陽以五常配五行此固然但陽變陰合而生水火金木土則五常必不可謂共出於善惡也此似祇是說得善之一脚曰通書從頭是配合但此處却不甚似如所謂剛惡柔善柔惡則確然是也

楊道夫錄

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它這下面說幾最要看箇幾字只爭些小凡事未至而空說道理易見事已至而顯然道理也易見惟事之方萌而動之微處

通志堂

此最難見或問幾者動之微何以獨於上交下交
 言之曰上交要恭遜才恭遜便不知不覺有箇諂
 底意思在裏頭下交不瀆亦是如此所謂幾者只
 才覺得近諂近瀆勿令如此此便是知幾幾者動
 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漢書引此句吉下有凶字當
 有凶字 沈備錄

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人情上交必諂下交
 必瀆所爭只是些子能於此察之非知幾者不能
 也 上交着些取奉之心下交便有傲慢

幾者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便須就這
 處理會若到發出處更怎生奈何得所以聖賢說

謹獨便都是要就幾微處理會 葉賀孫錄

魏問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曰似是漏字漢書
 上說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似說得是幾
 自是有善有惡君子見幾亦是得方舍惡從善不
 能無惡又曰漢書上添字如豈若匹夫匹婦之為
 諒也自經於溝瀆而人莫之知也添箇人字似是
 幾雖已感却是方感之初通則直到末梢皆是通也
 如推其極到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亦只是通
 也幾却只在起頭一些子 李閔祖錄

問知微知彰知柔知剛伊川作見微則知彰矣見柔
 則知剛矣其說如何先生云也好看來人作四件

事亦自好既知微又知彰既知柔又知剛言其無所取不知所以為民之望也

林學蒙錄

知微知彰知柔知剛是四件事

同上

其殆庶幾乎殆是幾乎之義又曰是近義又曰殆危者是爭些子底意思又曰或以幾字而言但左傳

與孟子庶幾兩字都只做近字說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直是顏子天資好

如至清之水纖芥必見

襲蓋卿錄

天地網緼萬物化醇致一專一也惟專一所以能網

緼若不專一則各自相離矣化醇是已化後化生

指氣化而言草木是也

沈僴錄

橫渠云艮三索得男乾道之所成兌三索得女坤道

之所成所以有天地網緼男女構精之義亦有此

理

致一是專一之義程先生言之詳矣天地男女都是

兩箇方得專一若三箇便亂了三人行減了一箇

則兩箇便專一一人行得其友成兩箇便專一程

先生說初與二三與上四與五皆兩箇相與自說

得好

初二陽四五二陰同德相比三與上應皆兩相與○林學蒙錄

夫子云不學詩無以言先儒以為心平氣和則能言

易繫辭曰易其心而後語謂平易其心而後語也

答劉珩

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說卷第十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說卷第十四

繫辭下傳

問乾坤其易之門邪所謂門者是六十四卦皆由是
 而出如兩儀生四象只管生出故曰門為復是取
 其闔闢之幾邪曰只是取其闔闢之幾六十四卦
 只是這一箇陰陽闔闢而成但看他下文云乾陽
 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便是見他
 只是這兩箇

林學蒙錄

乾坤易之門不是乾坤外別有易只易便是乾坤乾
 坤便見似那兩扇門相似一扇開便一扇閉只是
 一箇陰陽做底如闔戶謂之坤闔戶謂之乾

晁淵錄

乾陽物坤陰物陰陽形而下者乾坤形而上者楊道夫

以體天地之撰撰是所為 吳必大錄

天地之撰撰即是說它做處晁淵錄

問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是指繫辭而言是指卦名而

言曰他後兩三番說名後又舉起九卦說看來只

是為卦名又曰繫辭自此以後皆難曉林學蒙錄

於稽其類一本作於稽音啓其類又一本於作烏不知

如何但不過是說稽考其事類晁淵錄

其衰世之意邪伏羲畫卦時這般事都有了只是

未曾經歷到文王時世變不好古來未曾有底事

都有了他一經經歷這崎嶇萬變過來所以說出

那卦辭如箕子之明夷如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

于出門庭此若不是經歷如何說得同上

彰往察來往者如陰消陽長來者事之未來吉凶同上

問彰往察來如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相似往是已定

底如天地陰陽之變皆已見在這卦上了來謂方

來之變亦皆在這上了曰是林學蒙錄

微顯闡幽幽者不可見便就這顯處說出來顯者便

就上面尋出這不可底教人知又曰闡幽便自微

顯又曰這如顯道神德行相似林學蒙錄

微顯闡幽便是顯道神德行顯然可見者道不

可見者微顯闡幽是將道來事上看言那箇雖是

粗底然皆出於道義之蘊

潛龍勿用顯也陽在下也只是就兩頭說

微顯所

以闡幽闡幽所以微顯只是一箇物事

沈僞錄

文振問季文子三思而後行與令尹子文陳文子忠清等數段先生曰此數段是聖人微顯闡幽處惟其似是而非故聖人便分明說出來要人理會得如臧文仲人皆以為知聖人便說道他既惑於鬼神安得為知蓋卜筮之事聖人固欲使民信之然藏著龜之地須自有箇合當底去處今文仲乃為山節藻梲以藏之便是他箇心一向倒在卜筮上面了如何得謂之知古說多道他是僭某以為若是則不止謂之不知便是不仁了聖人今只說它

不知便是只主不知而言也

潘時舉錄

鄭仲履問易繫云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如何止取九卦先生云聖人論處憂患偶然說此九卦爾天下道理只在聖人口頭開口便是道理偶說此九卦意思自足若更添一卦也不妨更不說一卦也不妨只就此九卦中亦自儘有道理且易中儘有處憂患底卦非謂九卦之外皆非所以處憂患也若以因為處憂患底卦則屯蹇非處憂患而何觀聖人之經正不當如此後世拘於象數之學者乃以為九陽數聖人之舉九卦蓋合此數也尤泥而不通矣

龍蓋仰錄

問論易九卦云聖人道理只在口邊不是安排來如
 九卦只是偶然說到此而今人便要說如何不說
 十卦又如何不說八卦便從九卦上起義皆是胡
 說且如履德之基只是要以踐履為本謙德之柄
 只是要謙退若處患難而矯亢自高取禍必矣復
 德之本如孟子所謂自反困德之辨只是困而能
 通則可辨其是困而不通則可辨其非損是懲忿
 窒欲益是脩德益令廣大巽德之制巽以行權巽
 只是低心下意要制事須是將心入那事裏面去
 順它道理方能制事方能行權若心麤只從事皮
 膚上綽過如此行權便就錯了巽伏也入也

林學蒙錄

三陳九卦初無它意觀上面其有憂患一句便見得
 是聖人說處憂患之道聖人去這裏偶然看得這
 幾卦有這裏道理所以就這箇說去若論到底睽
 蹇皆是憂禍患底事何故却不說以此知只是聖
 人偶然去這裏見得有此理便就這裏說出聖人
 視易如雲行水流初無定相不可確定他在易之
 序履卦當在第十上面又自不說乾坤

晏淵錄

三陳九卦是聖人因上說憂患故發明此一項道理
 不必渾泥如困德之辨若說蹇屯亦可蓋偶然如
 此說大略易之書如雲行水流本無定相確定說
 不得楊子雲太元一爻吉一爻凶相間排將去七

百三十贊乃三百六十五日之晝夜晝爻吉夜爻凶又以五行參之故吉凶有深淺毫髮不可移此可為典要之書也聖人之易則有變通如此卦以陽居陽則吉他卦以陽居陽或為不吉此不可為典要之書也

黃顯子錄

問巽何以為德之制曰巽為資斧所以多作斷制之義蓋巽之義非順字所能盡順而能入之謂巽一陰入在二陽之下是入細直徹到底不只是到皮子上者如此方能斷得殺若不見得盡如何可以行權

吳必大錄

井居其所而遷又云井德之地也蓋井有定體不動

然水流出去而不窮猶人心有守不動而應變於

外則不窮也德之地是那不動之地頭

復雖一陽生然而與眾陰却不相亂人之善端方萌

雖小然而眾惡却過他不得

損先難而後易不探虎穴不得虎子須是捨身入裏

面去如搏寇讎方得之若輕可地說得不濟事

黃顯子錄

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損先難而後易凡百

皆然

楊道夫錄

損先難而後易如子產為政鄭人歌之曰孰殺子產

吾其與之及三年後人復歌而誦之蓋事之初在

我亦有所勉強在人亦有所難堪久之當事理順

通志堂

人心這裏方易便如利者義之和一般義是一箇斷制物事恰似不和久之事得其宜乃所以為利如萬物到秋許多嚴凝肅殺之氣似可畏然萬物到這裏若不得此氣收斂凝結許多生意又無所成就其難者乃所以為易也益長裕而不設長裕只是一事但充長自家物事教寬裕而已困窮而通此困卦之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蓋此是致命遂志之時所以名之為困彖曰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蓋處困而能說也困而寡怨是得其處困之道故無所怨於天無所尤於人若不得其道則有所怨尤矣井居其所

而遷井是不動之物然其水却流行出去利物井以辨義辨義謂安而能慮蓋守得自家先定方能辦事之是非若自家心不定事到面前安能辨其義也巽稱而隱巽是箇卑巽底物事如兌見而巽伏也自是箇隱伏底物事蓋巽一陰在下二陽在上陰初生時已自稱量得箇道理了不待顯而後見如事到面前自家便有一箇道理處置他不待發露出來如云尊長於己踰等不敢問其年蓋才見箇尊長底人便自不用問其年不待更計其年然後方稱量合問與不合問也稱而隱是巽順恰好底道理有隱而不能稱量者有能稱量而不隱

伏不露形迹者皆非巽之道也巽德之制也巽以行權都是此意

沈僴錄

問巽稱而隱曰以巽以行權觀之則稱字宜音去聲為稱物之義問巽有優游巽入之義權是義精仁熟於事能優游以入之意曰是又曰巽是細底意這說在九卦之後是這八卦事了方可以行權某前時以稱為揚之說錯了

林學蒙錄

問巽稱而隱稱稱揚也隱字何訓曰隱不見也如風之動物無物不入但見其動而不見其形權之用亦猶是也昨得潘恭叔書說滕文公問間於齊楚與竭力以事大國兩段注云蓋遷國以圖存者權

也效死勿去者義也義字當改作經字思之誠是蓋義便近權如或可如此或可如彼皆義也經則一定而不易既對權字須合着用經字

沈僴錄

巽稱而隱巽是箇卑巽底物事如兌見而巽伏也蓋凡事先稱量箇道理了不待顯而後見到事在面前自家便有道理處置它不待它發露出來巽二陽在上一陰在下便有隱伏之意又云稱而隱是巽順得恰好底道理有隱而不能稱量者有能稱量而不能隱伏不露形迹者皆非巽之道也巽德之制也巽以行權都是事來有一箇處置道理在心中了不待顯露

問履如何都做禮字說曰辨上下定民志便是禮
 底意思又曰禮主卑下履也是那踐履處所行若
 不由履自是乖戾所以曰履以和行謙又更卑下
 所以節制乎禮又曰禮是自家德地卑下謙是應
 物而言又曰履和而至以下每句皆是反說履出
 於人情之自然所以和者疑若疑有缺字然而却至謙尊
 而光若秦人尊君卑臣則雖尊而不光故謙則尊
 而又光

井以辨義謂安而能慮蓋自家心先定則可以辦事
 之是非若心先不定事到面前安能辨其義邪
 繫辭既說井以辨義又說井居其所而遷井是不可

動底物事水却可隨所汲而往如道之正體却一
 定於此而隨事制宜自莫不當所以說井以辨義
 又云井居其所而遷 葉賀孫錄

問井以辨義是大小多寡所施各當如上文居其所
 而遷是否曰然 吳必大錄

或問井以辨義之義曰井居其所而遷又云井德之
 地也蓋井有定體不動然水却流行出去不窮猶
 人心有持守不動而應變則不窮也德之地也地
 是那不動底地頭又曰佛家有函蓋乾坤句有隨
 波逐流向有截斷衆流向聖人言語亦然如以言
 其遠則不禦以言其邇則靜而正此函蓋乾坤句

也如井以辨義等句只是隨道理說將去此隨波逐流句也如復其見天地之心神者妙萬物而為言此截斷眾流句也

恭父問可與立未可與權先生云可與立者能處置得常事可與權者即能處置得變事雖是處變事而所謂處置常事意思只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此說義與權自不同

葉賀孫錄

問巽以行權是逶迤曲折以順理否曰然巽有入之義巽為風如風之入物只為巽便能入義理之中無細不入又問巽稱而隱稱如風之鼓舞有稱揚之義隱亦是入物否曰隱便是不見處

陳文符錄

鄭仲履問巽以行權恐是神道先生曰不須如此說

巽只是柔順低心下意底意義人至行權處不少

巽順如何行得此八卦各有所主皆是處憂患之道

襲蓋卿錄

巽以行權兌見而巽伏權是隱然做底物事若顯然

地做却不成行權

晏淵錄

問易之所言無非天地自然之理人生日用之所不

能須更離者故曰不可遠曰是

林學蒙錄

易不可為典要易不是確定硬本子楊雄太玄却是

可為典要他排定三百五十四贊當畫三百五十

四贊當夜晝底吉夜底凶吉之中又自分輕重凶

之中又自分輕重易却不然有陽居陽爻而吉底
 又有凶底有有應而吉底有有應而凶底是不可
 為典要之書他這箇是有那許多變所以如此晏淵錄
 使知懼便是使人有戒懼之意易中說如此則吉如
 此則凶是也既知懼則雖無師保一似臨父母相
 似常恁地戒懼同上

問據文勢則內外使知懼合作使內外知懼始得曰
 是如此不知這兩句是如何硬解也解去但曉其
 意是說甚底上下文意都不相屬又曰上文說不
 可為典要下文又說既有典常這都不可曉典常
 循言常理其初難知至中文不備若解也硬解了

但都曉它意不得這下面却說一箇噫字都不成
 文章不知是如何後面說二與四同功三與五同
 功却說得好但利不利遠者也曉不得林學蒙錄
 既有典常是一定了占得它這爻了吉凶自定這便
 是有典常晏淵錄

問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先生云這
 樣處曉不得了嘗疑有闕文先儒解此多以為互
 體如此卦震下坎上就中間四爻觀之自二至四
 則為坤自三至五則為艮故曰非其中爻不備互
 體說漢儒多用之左傳中一處說占得觀卦處亦
 舉得分明看來此說亦不可廢林學蒙錄

問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近君則當柔和遠去則當
有強毅剛正之象始得此二之所以不利然而居
中所以无咎曰也是恁地說其辭危是有危懼之
意故危懼者使之平慢易者能使之傾覆易之書
於萬物之理無所不具故曰百物不廢其要无咎
若作去聲則是要約之義若作平聲則是要其歸
之意又曰要去聲見要恁地要平聲是這取那裏
意思又曰其要只欲无咎

問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
先生曰道有變動不是指那陰陽老少之變是說
卦中變動如乾卦六畫初潛二見三惕四躍這箇

便是有變動所以謂之爻爻中自有等差或高或
低或遠或近或貴或賤皆謂之等易中便可見如
說遠近相取而悔吝生近而不相得則凶二與四
同功而異位二多譽四多懼近也三與五同功而
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又曰列貴賤者
存乎位皆是等也物者想見古人占卦必有箇物
事名與物而今亡矣這箇物是那別貴賤辨尊卑
底物相雜故曰文如有君又有臣便為君臣之文
是兩物相對待在這裏故有文若相離去不相干
便成文矣卦中有陰爻有陽爻相雜則為文若有
陽無陰有陰無陽如何得有文

林學蒙錄

大率易只是一陰一陽做出許多般樣事夫乾夫坤一段也似上面知太始作成物意思說諸心只是見過了便說這箇屬陽研諸慮是研窮到底似那安而能慮直是子細了這箇屬陰定吉凶是陽成齋齋是陰便是上面作成物且以做事言之吉凶未定時人自意思懶散不肯做去吉凶定了它自勉勉做將去所以屬陰大率陽是輕清底物事之輕清底屬陽陰是重濁底物事之重濁者屬陰成

易中只是陰陽乾坤是陰陽之純粹者就一年論之乾卦氣當四月坤卦氣當十月不可便道四月十

疊疊是做將去 晏淵錄

月生底人便都道是好人這箇又錯雜不可知

長孺問乾健坤順如何得有過不及答曰乾坤者一

氣運於無心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有心以為之主故無過不及之失所以聖人能贊天地之化

育天地之功有待於聖人 葉賀孫錄

乾天下之至健更着思量看來聖人無冒險之事須是知險便不進向前去又曰他只是不直撞向前自別有一箇路去如舜知子之不肖則以天下授禹相似又曰這只是說剛健之理如此莫硬去天

夫乾天下之至健 至知阻某前日之說差了他雖至

健知得險了却不去坤是知得阻了更不上去
以人事言之若健了一向進去做甚收殺呂輝錄

問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常易以知險夫坤天下
之至順也德行常簡以知阻先生云乾剛則看甚
麼物都刺辣音將過去坤則有阻處便不能進故只
是順如上壁相似上不得自是住了同上

問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常易以知險夫坤天下
之至順也德行常簡以知阻見得乾是至健不息
之物經歷艱險處多雖有險處皆不足為它之病
足以進之而無難底意否曰不然舊亦嘗如此說
覺得終是硬說易之書本意不如此正要人知險

而不進不說是我至健了凡有險阻只認冒進而
無難如此大非聖人作易之意觀其上文云易之
興也其於中古乎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
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
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
謂易之道也看他此語是什麼恐懼危險不敢輕
進之意乾之道便是如此卦中皆然所以多說見
險而能止如需卦之類可見易之道正是要人知
進退存亡之道若是冒險前進必陷於險知進而
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豈乾之道邪惟其至健而
知險故止於險而不陷於險也又曰此是就人事

上說又曰險與阻不同險是自上而臨下見下之險故不敢進阻是自下而觀上為上所阻故不敢進又曰易之為書大槩要人謹密戒懼以免患難若恃其至健而不恤險難豈易之道邪沈闕錄

困言乾坤簡易知險知阻而曰知險阻便不去了惟其簡易所以知險阻而不去敬子云今行險徼倖之人雖知險阻而猶冒昧以進惟乾坤德行本自簡易所以知險阻同上

問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止知阻曰不消先說健順好底物事自是知險阻恰如良馬它才遇險阻處便自不去了如人臨懸崖之上若說不怕險了

要跳下來必跌殺却良久又曰此段專是以憂患之際而言且如健當憂患之際則知險之不可乘順當憂患之際便知阻之不可越這都是當憂患之際處憂患之道當如此因憂患方生那知險知阻若只說健順上看便不相似如下文說危者使平易者使傾能說諸心能研諸慮皆因憂患說大要乾坤只是循理而已它若知得前有險之不可乘而不去則不陷於險知得前有阻之不可冒而不去則不困於阻若人不循理以私意行乎其間其過乎剛者雖知險之不可乘則陷於險矣雖知阻之不可越却硬要越則困於阻矣只是順理便

無事又問在人固是如此以天地言之則如何曰
 在天地自是無險阻這只是大綱說箇乾坤底意
 思是如此又曰順自是畏謹宜其不越夫阻如健
 却宜其不畏險然却知險而不去蓋它當憂患之
 際故也又問簡易曰若長是易時更有甚麼險它
 便不知險矣若長是簡時更有甚麼阻他便不知
 阻矣只是當憂患之際方見得同上

問健順之義如何曰只就健順看如健底人遇事便
 做將去做得自易順底人自省事易只是不難簡
 只是不煩乾道資始只管上一截事故易坤只便
 承乾做下面一截事不着做上一截所以簡也易

知是做起頭簡能是做了其後說確然隕然便可
 見健順之意吳必大錄

先生因及險阻之義曰頃因登山在山下得其說自
 上而下所見為險自下而上所向為阻健故遇險
 亦易順故遇阻亦自簡易則可以濟險簡亦自有
 能涉阻之理同上

吳必大伯豐問簡易曰只是健順如人之健者做事
 自易順承者自簡靜而不繁只看下繫確然隕然
 自分曉易者只做得一半簡者承之又如乾恒易
 以知險坤恒簡以知阻因登山而知之高者視下
 可見其險有阻在前簡靜者不以為難萬人傑錄

因說乾坤知險阻非是說那定位底險阻乾是箇至健底物自是見那物事皆低坤是至順底物自是見那物事都大敬子云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信於萬物之上相似曰然如云膽欲大而心欲小至健恒易以知險如膽欲大至順恒簡以知阻如心欲小又如云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相似李云如人欲過渡若風濤洶湧未有要緊不渡也不妨萬一有君父之意急也只得渡曰固是如此只是未說到這裏在這箇又是說處那險阻聖人固自有道以處之這裏方說知險阻知得了方去處它問問如此則乾之所見無非險坤之所見

無非阻矣曰不然乾是至健底物自是見那物事低如人下山坂自上而下但見其險而其行也易坤是至順底物則自下而上但見其阻險阻只是一箇物事一是自上而視下一是自下而視上爾若見些小險便止了不敢下去安足為健若不顧萬仞之險只認從上面播將下此又非所以為乾若見些小阻便止了不敢上去固不是坤若不顧萬仞之阻必欲上去又非所以為坤

所說險阻與本義異○沈儻錄

自山下上山為阻故指坤而言自山上觀山下為險故指乾而言因登山而明險阻之義

游傲錄

因說乾健曰而今人只是坐時便見他健不健了不

待做事而後見也又曰某人所記劉元城每與人相見終坐不甚交談欲起屢留之然終不交談或問之元城曰人坐久必傾側久坐而不傾側必貴人也故觀人之坐起可以知人之貴賤其後來見草堂先生說又不如元城極愛說話觀草堂之說與某人所記之語大抵皆同多言其平生所履與行已立身之方是時元城在南京恣口極談無所顧忌南京四方之衝東南士大夫往來者無不見之賓客填門無不延接其死之時去靖康之禍只三四年間耳元城與了齋死同時不知二公若留到靖康當時若用之何以處也

沈簡錄

乾健而以易臨下故知下之險險底意思在下坤順而以簡承上故知上之阻阻是自家低他却高底意思自上面下來到那去不得處便是險自下而上上到那去不得處便是阻易只是這兩箇物事自東而西也是這箇自西而東也是這箇左而右右而左皆然

晏淵錄

能說諸心乾也能研諸慮坤也說諸心有自然底意思故屬陽研諸慮有作為底意思故屬陰定吉凶乾也成亶亶坤也事之未定者屬乎陽定吉凶所以為乾事之已為者屬陰成亶亶者所以為坤大抵言語兩端處皆有陰陽如開物成務開物是陽成

通志堂

務是陰如致知力行致知是陽力行是陰周子之書屢發此意推之可見

周謨錄

能說諸心能研諸慮方始能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亶亶者凡事見得通透了自是懽悅既說諸心是都理會得了於事上更審一審便是研諸慮又曰研是更去研磨它定天下之吉凶是割判得這事成天下之亶亶是做得事業

林學蒙錄

慮是研幾

李閔祖錄

問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先生云上兩句只說理如此下兩句是人就理上知得在陰陽則為變化在人事則為云為吉事自有祥兆

惟其理如此故於變化云為則象之而知已有之器於吉事有祥則占之而知未然之事也又問器字則是凡於有形之實事者皆為器否先生云易中器字是恁地說

變化云為是明吉事有祥是幽象事知器是人事占事知來是筮象事知器是人做這事去占事知來是它方有箇禎祥見乎蓍龜之類吉事有凶事亦有

晏淵錄

問易書之中有許多變化云為又吉事皆有休祥之應所以象事者於此而知器占事者於此而知來曰是

天地設位四句說天人合處天地設位便聖人成其
功能人謀鬼謀則雖百姓亦可以與其能成能與
能雖大小不同然亦是小小底造化之功用然百
姓與能却須因著龜而方知得人謀鬼謀與謀及
乃心庶人卜筮相似晏淵錄

百姓與能與字上聲人謀鬼謀猶洪範之謀及卜筮謀
及卿士謀及庶人相似又曰百姓無知因卜筮便
會做得事便是與能林學蒙錄

八卦以象告以後說得叢雜不知如何同上
問八卦以象告至失其守者其辭屈切疑自吉凶可
見矣而上只是揔說易書所載如此自變動以利

害言而下則就人占時上說不知如何先生云然
又問曰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如何先生云此疑是指占法而言想古人占法更
多今不見得蓋遠而不相得則安能為害惟切近
不相得則凶害便能相及也一箇凶人在五湖四
海之外安能害自家若與之為鄰近則有害矣又
問云此如今人占火珠林課底若是凶神動與世
不相干不能為害惟是克世應世則能為害否先
生云恐是這一樣意思

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說卷第十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